

逢君正当时

破军卷

田

明月听风 著

一部古代女性自我拯救的
励志典范
三代龙门忠烈身先士卒的
热血赞歌

悬疑·推理·权谋·反间

晋江超人气作家

明月听风

探案古言口碑之作完结卷

内含全新三万字未解锁番外

凭女子之智勇

破细作疑云

以武将之威名

守家国万里

II
明月听风 著

正逢君
正当时

破军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逢君正当时. 2, 破军卷 : 全2册 / 明月听风著. --
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0
ISBN 978-7-5594-0759-7

I. ①逢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3696号

书 名 逢君正当时. 2, 破军卷 (全二册)
作 者 明月听风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策划 张才曰
特约编辑 单诗杰 朱 雀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容 境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707千字
印 张 35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,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759-7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
录



壹·狼烟起	001
贰·张良计	046
叁·过墙梯	088
肆·伤情怨	139
伍·风波降	174
陆·醉红装	221



狼烟起



安若晨在四夏江军营里待了一天就启程回去了。毕竟军营重地，又是战时，她也不宜久留。

这一日她只在龙大的帐中待着，哪儿也没去，但她不觉得闷，只有欢喜。她觉得对将军有说不完的话，甚至不说话只是坐在一旁看将军批卷宗也是欢喜。能在一起的时间太少，她不舍得睡。她将别离的日子里发生的事，点点滴滴全与龙大说了。龙大认真回话，点出每件事里的问题，给她出主意，教她谋对策。

后来安若晨还是睡着了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龙大的怀里。他正看着她，见她醒了，对她温柔一笑。这一笑暖如春风，安若晨的心怦怦地跳。结果龙大对她道：“一定会开战的。若你见着狼烟起，莫慌张。我身经百战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安若晨宁愿自己没有醒，若一直在将军怀里做着没有战争没有细作的美梦该多好。

可是她醒了，她知道她该走了。“我也会照顾好自己，将军莫担心。”

龙大摸摸她的头。

“我们约好了，只攻不退。我会等将军平安归来，带我回京成亲。我还等着挑剔将军家里府宅太大，二弟三弟不够听话，还要哭哭闹闹，问将军要钱银买新衣首饰的。”

龙大哈哈大笑：“听起来真是不错。”二弟三弟不够听话，他继续笑，好想看看他家安管事为人嫂子会是什么样呢。

安若晨走了，走之前去看了一眼曹一涵。

曹一涵不方便与她说话，只是看着她。安若晨看到他脸上的伤，知道曹一涵吃了苦头，他受的苦，是为了他的命。为了他还有命能回到南秦皇帝身边报信。安若晨明白他的意思，她对他点头，承诺要为他办的事，一定办到。

安若晨上了马车。龙大没来送她，曹一涵没能露面。安若晨随着摇晃的马车朝着中兰城进发。不在一处，不同方向，但安若晨知道，他们大家都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，融在了努力里。纷乱凶险，不算什么。她见过了将军，觉得浑身满是干劲。她有许多计划，回去后便要在那唐轩较量较量，从他这处入手，定要找出破绽来。

安若晨上路后一日，半途中忽听得卫兵大喊：“看，狼烟！”

安若晨钻出马车，跑到高高的山坡上眺望。不是四夏江，却是另一个更远的方向。灰烟弥漫在高空中，似狰狞的利爪。

“是石灵崖。南秦选择先攻石灵崖。”蒋松看着远处那些隐隐的烟，对安若晨喊道，“上马车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四夏江很快也会开战了。”

安若晨飞快地跑回车上，还未坐稳，车子已经驶了起来。

安若晨说不清自己此刻的心情。开战了——这个许久以来一直钻在脑子里挂在嘴边的事，居然真的发生了。

这个时机，跟细作有关系吗？是跟唐轩被捕有关，还是因为曹一涵见到了将军？霍先生之死竟然也没能争取到太多时间。安若晨觉得难过。但她不慌张。

从前她想过无数次战争若发生时她会如何，现在她知道了。她不怕，她可以办到的。将军在前线御敌，她在中兰为他把细作抓出来。

这一日，姚昆在太守府里沉着脸思虑。而钱裴在安府做客，与安家众人吃喝谈笑。

龙大这头自然也知晓了军情。烽火突燃，灰烟刺眼。

龙大听得卫兵相报后不急不缓地步出营帐看向天际：“开始了。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他们选择了他不在场的石灵崖。想来只是试探，还未到大战时候。

“将军。”朱崇海领着将官们整装待发，只等龙大一声令下。

“去吧。”哪有坐着挨打的份，总要有所回应才好。他虽不愿战，但也不惧战。

很快，四夏江上驶出一排船，朝着南秦的方向去。越靠近对岸时，阵形就越排得清楚，竟是斜成长长一条直线。南秦那头发现这船阵，朝着船上放箭。但因船阵是斜的，后排的船与前面的船距离甚远，离对岸就更远，普通弓箭根本就射不到。

南秦能击中的只有少量驶在前方的船，但船上没什么人，只有数面战旗飘扬。掌舵人该是躲在船舱之中。南秦大将紧皱眉头，不明白龙大卖的什么关子。没运兵将，这船靠近了南秦又有何用？

船只越靠越近，南秦派数船迎战，要将萧国的船队挡在江中。两军相近之时，变故突然发生了。

“咚咚咚”一阵鼓响，号角吹起。只见“唰唰”的一排动作，龙家军的船队居然将船板掀至江中，那些板子宽大，是事先设计好的，一块挨着一块，一船连着一船，很快排成了一座浮桥。一大批水兵井然有序却又极快速地踏着浮桥冲向了南秦的战船。

一时间箭羽齐飞，火弹发射，转眼工夫，龙家军已经趁乱攻上了南秦战船。

南秦军措手不及，慌忙应战。但失了先机，阵脚已乱。落水的落水，死伤的死伤。南秦将领大声呼喝：“撤！”

朱崇海一马当先，双刀舞得虎虎生风，一口气砍倒十余南秦兵。见得南秦大将的船居然要退，反手取了背后弓箭，搭箭拉弓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一支箭带着一封信射在那大将所在之船的船舷上。

南秦船队速速撤退，龙家军也未追赶。这一役时间不长，但他们虏获了三艘南秦军船，俘了近百人。俘虏由浮桥被扣回到龙家军的船上，然后浮桥收起，龙家军退回江边。

南秦大将拔下朱崇海射来的那箭，看了上面的信，顿时气得七窍生烟。上面写着：小打小闹，不成敬意。犯我萧国，吾必诛之。落款署名：龙腾。

南秦小心戒备，但龙大这边似小试牛刀后养精蓄锐，再没进犯，只是战旗飘扬，刚才那一役并不是做梦。

入夜之后，南秦接到了突袭石灵崖的军队报告。那边打得颇是艰难，但伤亡不重。若强军猛攻，应该是有机会。退兵之后，大萧兵将并未追击，而是躲在崖后不动。

南秦众将商议，看起来，原先的判断没错，石灵崖是比四夏江好打。

安若晨终于回到了中兰。蒋松于近城时便领兵速往总兵营而去，前线既是开

战，他这处也有许多事务要办。安若晨的车子在卢正、田庆的护送下驶进城内。

进了城门没走多远，突然听得马车外头有位妇人尖声大叫：“安若晨你个贱人，你还我女儿命来！”

两匹马儿一阵嘶啼，马车猛地晃了一下。车夫大声骂道：“你不要命了！”想来是来人冲到车前，险被马儿撞上。

安若晨吃了一惊，坐稳之后反应过来了，这声音她认得——四姨娘段氏。

段氏在马车前哭喊：“我是不要命了。我女儿被安若晨这贱人害死了，我还要什么命？安若晨你出来！你还我女儿命来！”

安若晨揭了车幕帘往外看，段氏穿着丧衣，举了个写着红字的大白布巾。

安若晨心里一震，难道她离城这些日子，四妹找到了？她死了吗？

田庆在马车旁对安若晨道：“莫出来，交给我们处置。”

安若晨道：“问清楚怎么回事。”

田庆点头。

车前段氏还在叫嚷哭泣，她那身惊人的打扮和声嘶力竭的姿态引来了不少人看热闹。段氏连哭带号，指着马车叫骂。人群越围越多，卢正拍马上前，向段氏喝道：“此乃护国大将军衙府马车，速速让开。”

卢正这般说，段氏哭号得更凄厉了：“将军怎么了，将军便可强抢民女，便可谋害他人性命？我女儿才十二岁，还是个孩子啊！将军和那贱人杀了我女儿！安若晨你给我滚出来！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我不怕将军，我要让你以命抵命！”

人群里有人大叫：“怎么回事，快出来说个清楚。”

“是杀人凶手？！快报官吧！”

“真是可怜，快拦下来，交给官府。”

“前线打仗了，跟那个有关系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快出来。”越来越多的人在喊。

马车里的安若晨听得周围的叫嚷，突然明白了。来来去去叫得最大声的只有几个声音，其他喧杂都是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的。这与她让村民围山用的招数一样。

马车被推得晃了起来。卢正领着卫兵在车前拦着拥上的人群，田庆在车旁赶人。而车后门这时却猛地被人拉开了。

一个男人趁乱闯进了马车，一把拽住安若晨就往外拖。他手掌有力，动作敏捷，眼神犀利，一看就是练过武的。

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电光石火之间，安若晨只能凭本能放声尖叫：“有细作！抓细作！”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若她被拖入人群，便会被迅速掩掉踪迹，田庆、卢正如何救她？

安若晨被拖到了车边，她放声大叫：“细作！这人是细作！抓细作！”一边喊一边干脆在马车边上一踹，借力扑向那人，竖指戳他眼睛。

那人万没料到安若晨如此泼辣，眼睛一痛，惨叫一声松了手。可另一人也扑了过来，朝着安若晨抓去。

安若晨欲再使戳眼这招，这人却有防备，一把握住安若晨手腕，反手一转，将安若晨胳膊拧到身后，再一压她肩膀，将她制住。安若晨曲膝后踢，踹向那人胯部。也不管踢到哪里，反正一边猛踹一边大叫：“南秦细作抓人了，南秦细作抓人了！别放走他们！”

那人被踹中要害，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手劲一松，安若晨迅速转身，再往他眼睛一戳。又有两人扑来，安若晨戳完便退，朝着田庆的方向跑：“抓细作！”

周围老百姓终于反应过来，这两天城里正热议打仗呢，细作什么的可比凶手严重，于是纷纷大叫：“有细作！”

田庆排开众人赶到，一剑刺向抓住安若晨的两名男子。那两人扭身躲开。卢正也赶到。那几人见再无机会，扭头要跑。人群将他们拦住，那几人足尖一点，几个纵跃，跳到旁边铺子顶上，飞奔而逃。

卢正要追，田庆喊道：“小心调虎离山。”

车前头，卫兵和车夫已将段氏抓住。段氏大喊大叫，车夫往她嘴里塞了布，将她绑了。

安若晨喘了喘气，理了理头发衣装，走到车前查看状况。卢正和田庆小心护着她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安若晨看着段氏，段氏看到她顿时又“唔唔唔”地挣扎，目光凶狠。

“你见着四妹了？”安若晨问她。

卫兵取下段氏嘴里的布，她又破口大骂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，却不答安若晨的问题。

安若晨皱眉头，摆摆手让卫兵再堵了她的嘴。周围百姓见此情景，议论纷纷。有一包着头巾村妇打扮的人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切，悄悄地退了出去，走远了。未有人注意她的身影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段氏这边。

听着大家的议论，安若晨也知道动静闹得太大了些，还是得安抚善后才好。于是安若晨站到马车上，对四周人群大声道：“各位乡亲父老，如今边境开战，城中细作猖狂，他们欲夺我们大萧家园，杀我们大萧百姓。方才那四人利用疯妇拦街，欲扰乱城中次序，制造危情。大家莫慌，仔细想想，可有人瞧清楚模样了，若有线索，请速报官。下回若是再见到他们，也请速速报官。我们不上前线打仗，却也能在城中守卫。细作必须铲除干净，中兰城方有安宁。”

她声音响亮，话说得清楚，又极有气势，众人赶忙点头应和。

安若晨再转向段氏，大声吩咐卢正、田庆：“将她抓回去报予太守大人，细细盘查。”转身又吩咐了几位卫兵，再对一众围观人群道，“事关重大，我们得报官处置。有谁会见到这妇人如何出现的？是否有同伙？方才那些劫人细作又有谁曾见过？还请大家帮忙，若有线索，请与我一道去衙门报官。”

卫兵们进入人群仔细打听，还真打听到了些。有人目睹段氏是有轿子送到那路口，一直藏在轿中未现身。待安若晨的马车到了，段氏才拿着红字白巾冲到路中间拦车。但等事情闹起来，最后再看，却又不见了那轿。

段氏被扭送至了衙门，安若晨带着人证，击鼓报官。

姚昆听说是安若晨击鼓，大感意外，待听得缘由，见到段氏，又听了一众人证之言，静默沉思。他让衙差去将安之甫抓来，又将人证证词记录画供，而后他带着安若晨到了后堂。

安若晨未等坐下就迫不及待问：“大人，那唐轩一案，可有进展？我问过将军了，有些事，我可以与唐轩对质，逼他供词……”

姚昆紧锁眉头，打断了安若晨的话：“安姑娘，是这般的，我把段氏那头先放下，就是想先告诉你。”他说到这儿，却又停下，似在琢磨该怎么说。

安若晨顿然有了不祥预感，她坐下了，问：“大人想告诉我何事？”

姚昆道：“姑娘走后，我审讯唐轩无果，人证方面也无进展。去云河县取证需要时日，我恐耽误军情。于是我想了个办法，假意将唐轩放了，让人暗地跟踪于他，看他会与何人接头，希望由此找出线索，将他同伙抓到。”

安若晨的心沉了下去，无故放人，傻子都知道有诈，怎会给他线索。安若晨问：“大人是以什么理由释放唐轩？唐轩服气吗？之前便说要去云河县核实其身份，如今还未核实，如何放人？”

姚昆似未听到安若晨的质疑，自顾自接着往下说：“唐轩出狱后就径直回了福安县，酉时左右出门，买了酒菜，独自去了月光湖泛舟。可待船驶回时，只有船夫一人。船夫道，船到了湖中，唐轩让他停船莫打扰，他便坐到船尾去了。而后听着声音似唐轩在喝酒吃肉，隐隐似有哭声，听不真切，而后安静了许久，接着唐轩突然跳江了。”

安若晨吃惊地瞪大眼，猛地站了起来：“什么！”

姚昆道：“安姑娘，唐轩死了。船夫下水救人，未救上，摇船上岸报了官。钱大人组织人去捞，第二日，也就是昨日，在湖中找到了尸体。我让仵作验尸了，确是溺亡。”

安若晨目瞪口呆。她想起了龙大的交代：若是太守大人放走了唐轩，就表示太守大人是细作或者被细作控制着，那你就离开中兰。

安若晨眨眨眼，努力镇定。可是现在太守大人既没有关着唐轩继续严审，也

没有“释放”他。他是试图在诱出线索时，让唐轩意外身亡了。

安若晨摇摇头，再摇摇头，一时也辨不清这里头的门道。究竟怎么回事？难道唐轩不是解先生，只是一个细作而已，所以可以随便死一死是吗？可如若这样，谁又是闵公子之后的联络人？谁有权力决定唐轩的生死？

安若晨瞪着姚昆，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相信他。假意释放，诱敌之计，这听起来合情合理，虽鲁莽，但确实称不上错。可他们明明说得好好的，她走之前，他也没与她说打算用这个计谋行事啊。就算突发奇想，难道等不得几日？

安若晨咬咬牙，她没有资格，亦无立场谴责太守。人家贵为太守，而她不过是平民。就算今日她已嫁给将军，官员家眷又凭什么斥问太守行事。所以当夫人还真不如有个一官半职的强。

安若晨深吸一口气，将烦躁和怒火压下，问姚昆：“大人派人跟踪，并没有找出什么线索，是吗？”

“对。”姚昆点头。

“唐轩是被灭口的，那船夫不可疑吗？”

“我亲自审了那船夫，他不会武。若唐轩是细作，定是会武的。船夫不会是他的对手。我再审了其他以湖谋生的相关人等，那船夫在湖边掌船二十余载，是本地人，为人老实，附近百姓皆认得他。我已派人日夜盯梢，看他有无可能与可疑人物接触。但目前并未发现疑点。”

安若晨不说话。

姚昆又道：“如今有些市坊传言，说唐轩是正经商贾，被污罪名，关进牢狱，狱中受辱，心里难平，被释放后一时想不开，投湖自尽了。”

安若晨话都不想说了。制造传言，引发坊间言论猜测从而影响事态，这些都是太常见的手段了。

“这些传言，对你我皆是不利，对龙将军也很不利。”姚昆道。

安若晨很努力才忍住冷笑，最重要的线索没了，还要考虑民间传言对自己不利的小事吗？将军在前线开战了，而平南郡却还乱糟糟，安若晨觉得心情也很糟糕。

姚昆等了一会儿，见安若晨完全没有要搭话的意思，于是将话题转回到今日这事上：“你四姨娘带人劫你，这事蹊跷。我会好好审审安家。我先前曾听说，你四妹失踪后，你四姨娘有些疯癫。不知她去哪里找的那些人。也许也是被别人利用了。”

安若晨还是不理他，姚昆无奈只得自己分析：“若是你四姨娘想为你四妹报仇讨命，当命人直接刺杀于你。如今却欲将你劫走，更像是细作所为。她一内宅妇人，是如何与这些人接触的，需要细细查究。”

安若晨看了他一眼，终于开口了：“除了细作，还有一人有嫌疑。便是钱裴钱老爷。他想报复我，将我抓回去解恨，这是众人皆知之事。大人要去查查钱裴吗？”

“好。我会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”

安若晨发现不对劲了，今日太守大人的态度有些不一般啊。她多疑的心再次蠢蠢欲动。

“如今前线开战，我接到军报，军情还好，想来南秦还有顾忌。只是安姑娘与龙将军关系密切，还是要多多小心，提防细作对你下手。若你为人质，龙将军的仗便不好打了。”姚昆道，“姑娘平素少出门，若要出门，也多带些人手。”

“大人放心。”安若晨故意道，“我不会因思虑过重压力太大而自尽的。”

姚昆没什么表情。

安若晨又道：“若我自尽，定是他杀，还望大人莫要放弃追凶，定要还我公道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”姚昆回道，“若姑娘遭遇不幸，我定不会被表面蒙蔽。”

“其他人的不幸，也望大人能如此想。”

姚昆点点头：“我确是如此想的。同样的，若我有不幸，也绝非意外，无论旁人如何说，望姑娘坚持追查。”

安若晨一愣，这是出的哪招？

姚昆若无其事，似方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，只道：“我要再去审你四姨娘一案了，姑娘可愿一起？唐轩之死虽有遗憾，但有事发生，就是线索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好好查下去。”

安若晨皱眉头。若是演戏，这也演得太好了点。

江定山上的小屋旁，安若芳伸长脖子等着，看到静缘师太回来了，欢喜地迎上去：“师太，城里如何了？我可以回家了吗？”

静缘将头巾摘了，把背上的竹筐放下，摇了摇头。

安若芳的笑脸敛起，小心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娘要杀你大姐，闹到官府去了。”

安若芳吃惊地瞪大眼。

“再等等吧。”静缘有些烦心，往屋里去，一边走一边嘟囔，“这般的有精神瞎闹腾，就该丢到战场去，杀杀敌就老实了。”

安若芳僵立那儿，满心焦急，却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姚昆确是认真仔细地审段氏半路拦车一案。他派了捕快衙差一堆人去安府缉

了安之甫过来，又将安府团团围住，不许进出。对四房及府内管事，各房姨娘逐一盘查问话。安府顿时如炸了锅，这才知晓段氏做了什么事。

安若希更是如遭晴天霹雳。自见了薛叙然，她便满心惦记上了。若能嫁到薛家该是多好。每听到一次爹娘提“钱老爷”三字她的心就打战一次。前两日钱老爷还在他们安家住了一晚，他脸上的笑容让安若希想起他扎在她耳边的匕首。

她想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家。若能嫁给薛公子便好了。越是这般想，她就越觉得薛公子好。

大姐说这事交给她，可过了这些日子也未见有动静，连薛家都没有再来了。她那日厚着脸皮又跑到喜秀堂佯装买首饰，想看看能不能再碰到薛夫人或是薛公子，可惜都没见着。

安若希日日焦心，好不容易有了大姐的消息，却是四姨娘半路劫她？

安若希想起那包毒药，打了个寒战，但又觉得这事有些怪。四姨娘若是敢这般半路拦人撒泼早就去了，大姐带着丫头到处走，甚至常常独自出门，这些在安府里都偶有相议。四姨娘明明知道。但她那会儿不去劫，偏等着有大队卫兵和护卫的时候劫马车。她疯了吗？

段氏还真表现得跟真疯了似的。姚昆审讯，问她为何如此，她说安若晨诱拐了她女儿，还将她杀了。问她哪里来的消息，她说这还用问吗？就是安若晨杀了她女儿。问她可见过她女儿，她说女儿被安若晨杀了，她哪里见得到。问谁人告诉她女儿被安若晨杀了，她答说安若晨说的。

安若晨坐在堂上，看不出段氏的破绽，她疯得很真实，真的似笃定就是如此，事实真相就是如此。

可安若晨不相信。

姚昆也未信，他问段氏何人唆使她如此做，何人为她写的布条，何人送她去的那儿，同伙都有谁。段氏一脸茫然，只说是安若晨。

安之甫跪在一旁听审，直气得簌簌发抖，忙插话喊道：“大人，求大人明察。小人并不知这愚蠢妇人做了何事，不是小人指使的。小人再有十个胆子，也不敢唆使家人到街上掳劫将军衙府的马车。那些细作，小人也不知道。小人现在才知道出了这等事。”

姚昆正愁找不到人开刀，当下怒喝：“安段氏乃是你的妾室，内宅妇人，有何见识，若无人教唆嘱咐，她能干得出这事来？她不识字，如何写的布条？如何知晓安大姑娘的行踪？你不知情，何人知情？！”

安之甫惊恐地愣着，表情比段氏还茫然。他怎么会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啊。

安之甫答不上来，连想瞎编些什么线索向太守大人交差都没办法。

说不出来，自然就得罚。姚昆从桌上签筒里抽出令签往地上一丢，喝道：

“各打十大板，打完再来说话。”

段氏吓得嗷嗷大哭，安之甫也大呼冤枉。但衙差可不管这些，听了大人的令，拖了两人下去受刑。很快十板打完，段氏已然昏了过去，安之甫发现后也想装晕，但已然来不及，他又被拖回了堂上。

安之甫伏在地上，身边是闭眼昏迷的段氏，安之甫一边偷眼看她的惨状，一边惊恐得抖若筛糠。

姚昆又把所有问题再问了一遍，安之甫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真的是不知道编不出，哭着发毒誓求饶。姚昆见时机差不多，命人将他们二人收监入狱，来日再审。

安若晨安静地看着姚昆审案，不插话没动作，只耐心看着。段氏被衙差拖起时，睁开了眼睛。一睁眼就在找安若晨。安若晨冷静地看着她，那段氏却忽然对她冷笑了一下。那笑容似厉鬼索命，仿佛对拿下安若晨性命胸有成竹似的。

这细微的一瞥姚昆也注意到了。待堂上清静了，他问安若晨：“姑娘如何看？”

“那个地方，离城门不远。”安若晨道。

“嗯。”姚昆点点头。

“城门处有大批的兵吏守卫，若出了事，他们会速速赶到。我大喊抓细作，没多久确有城门兵士过来查看了。”安若晨想了想当时情形，“我的马车有卫兵队护送。人手虽不多，但比那四人可多出许多，不计他们混在人群中煽动捣鬼的，我的护卫人数确是占优。仔细想想，我虽遇着凶险，但对方劫人的计划并不周详，所选地点亦不恰当。”

事实上，安若晨如今回过神来，已是后悔。她不该嚷嚷找细作，不该煽动百姓认为这是细作劫人。当时围观的众人回去相议，恐怕也会意识到这一点。这不合理。细作选这个地点这个时间劫人是脑子出了问题？若再有人蓄意相议，那她以后再指控细作，这可信程度自然大打折扣。这一招，她在安之甫身上用过。

姚昆没说话，他也觉得这事做得手段太粗糙了些。不似从前什么解先生、闵公子、刘则他们的做派。有人故意利用段氏办了件蠢事，但是为什么？

姚昆将心中疑虑说了，安若晨没说话。她不知道姚昆有没有注意到她刚才自责后悔的那事，她现在担心这些就是细作的目的。因为先前的案子证据并不充分，对唐轩的指控更是只凭猜测。若有人能证实她安若晨总是诬陷别人是细作，总是将事情都说成是细作行事，那么从前努力查到的结果，就有可能被全盘否定。如此一来，将军对她的重用，与她之间的感情，都会成为强抢民女，渎职欺民的罪证。

而能说动段氏帮着对付她的，她只能想到钱裴。若钱裴真的是这个目的，那他有可能在帮细作，也有可能制造报复将军的机会。

安若晨对姚昆并不放心，当然不会提醒姚昆这个。两个人干坐着，姚昆热脸贴了冷屁股，也觉尴尬，于是道：“那今日就这般，姑娘先回去。我若查到什么线索，再通知姑娘吧。”

安若晨客气应了，走得很干脆。

到了夜里头，姚昆还真拿到了线索。郡丞和捕头从安家回来了，说全都审了一遍，原是没甚结果。后二小姐房里有小丫头神情有异，吓唬吓唬，便招了。说是今日听得门房说来接段氏的轿子，其中一个轿夫似是福安县钱老爷家的。于是他们再审门房，便确认了。确是有个轿夫门房依稀认得，那轿夫先前抬过钱老爷来。

姚昆沉默不语。众人知晓大人与钱老爷的关系，正想着如何给大人台阶下，姚昆却命人备马车，连夜去了福安县。

姚昆先见了钱世新，与他仔仔细细将今日案子说了。钱世新听完先是吃惊，而后大怒，当即差人去将父亲请来。钱裴未到时，姚昆问钱世新近来可有注意到钱裴有何动静。钱世新皱着眉头，说前线开战，自己忙着公务，没怎么留心父亲的事。他交代过管事的，若父亲又闹麻烦，定要告诉他，也未见有人来报。只是他知道前两日父亲是在中兰城过的，今日才回来。

姚昆听罢点点头，也未说什么。钱世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能让他肆意妄为了，他这般下去，会给我们惹下大麻烦的。如今开战了，巡察使也快到了，我定得好好管教他才好。”做儿子的说要对父亲施管教，他似乎又觉不妥，苦着脸看了姚昆一眼。

姚昆道：“你既是也这般想，那有些事，我真得认真办他了。你说得对，起码别让他给咱们惹麻烦。”

钱世新忙点头称是。

不一会儿，钱裴来了。钱世新厉声斥责，钱裴装模作样听完，一脸惊讶：“竟有这等事？可我轿夫换过好几个，那门房又说的是谁？”钱裴将管事找来了，说自己记不清，让管事答话。

姚昆耐着性子说了轿夫姓冯。那门房只记得姓冯。

管事答姓冯的轿夫因为手脚不干净早被撵走了，早已不在府中做事。至于他的去处，他们只管撵人，并未打听。他是卖身进府，未曾在中兰成家，老家听说是在外郡。管事一板一眼地答：“若是大人需要，小的可找当初那位人牙子再问问。”

姚昆不说话。钱世新瞪着管事。钱裴与管事嘱咐：“不如带大人去看看府里

的人名册子，下人进府出府都是有记录的，让大人看看安心些。也莫怪罪到自己父亲头上才好。”他说完又补一句，“我在这儿与太守大人说说话。”

钱世新皱眉，这是要把他支开的意思吗？他看了一眼姚昆，姚昆对他点头道：“麻烦钱大人了。”

钱世新前脚一走，钱裴就对姚昆微笑：“没想到竟出了个小乱子。害得太守大人白跑一趟，还真有些不好意思。”

姚昆道：“你不害我，我自然会护着你。”

钱裴笑道：“这话说得，大人是我的学生中最有出息的，我骄傲都来不及，怎会害大人。再有，大人莫忘了，若不是我，大人怎会当上太守？说起来也是教人伤心，我一直相助大人，却换来大人的谋害。所幸我运气不错，想害我的人，内疚难过，竟自尽了。”

姚昆道：“你当我不知吗？你能这般的为唐轩出面，他又怎会杀你。他有细作嫌疑，你不让我查他，我可以不查，但为了平南安危，自然也留他不得。现在我们两清了，如何？”

“不如何，你借刀杀人，怎么算都是我吃亏些。吃亏便罢了，还是吃暗亏，教我心里如何舒坦？”

“吃点亏不是坏事。”姚昆道，“想想你后头还会犯的案子。你需要我。咱们互相逼迫，破罐破摔，最后都没甚好处。不如通力合作，就似十七年前那般，不是挺好。”

钱裴不说话。

姚昆再接再厉，问他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钱裴答得飞快：“安若晨和安若芳。”

“安若芳死了。安若晨倒是可以的。”

“安若芳未死。安若晨心里明白。”钱裴看着姚昆，忽笑道，“这般吧，你若是能帮我将安若芳弄到手，再帮我抓住安若晨，我会将十七年前发生过的事通通忘了。如何？”

姚昆皱眉：“安若芳的事我完全不知道，帮不了你。安若晨不能动。安若晨出了意外，龙将军如何安心打仗。你等打完仗吧，到时我帮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钱裴盯着姚昆看，终于点头，“那我们，就念着师生情谊，相安无事吧。”

这晚姚昆回到衙府，将主簿唤来，先记案录。写上他今晚去了福安县钱府，查出那轿夫早已离开钱府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钱裴与此事有关。

第二日，安若晨来太守府，找太守夫人要霍先生的骨灰。她说曹一涵心有怨

恨，在军营大骂龙将军，龙将军军威受损，只得将他扣下。她想着先拿上霍先生的骨灰，日后若有机会再去军营，就把骨灰还给曹一涵。

蒙佳月细问了前线军营一事，又担心曹一涵的安全，关切了一番后，把骨灰给了安若晨。

太守听闻安若晨来了，将安若晨叫过去，主动与她交代案情。

安若晨听得查到轿夫，然后轿夫又与钱裴没关系，火气腾地上来了。反正他就是想帮着掩盖真相就对了。安若晨克制着怒火，这般烦躁生怨不好，她告诫自己，要耐心。

“要耐心。”

安若晨听到这话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自己漏口说出来了呢。

姚昆见安若晨望过来，继续道：“我知姑娘对唐轩一事不满，我确有疏忽，但姑娘切莫消沉。”

“那大人打算通缉轿夫吗？”安若晨如今对官府查案那套很是熟悉了。

“不。”姚昆答。

要耐心，安若晨对自己再说一遍，然后又问：“那么大人打算如何查究？”

“我昨日与钱裴问话，他说了些事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故而答应不再追究他这事，这般稳住他，才好继续追查。”

安若晨忍不住讥道：“这种事我做过了，结果证人死了，证据死了。”借口啊，全是借口。太守就是在拖延大家的时间，模糊事情的重点。

“钱裴说他知道姑娘四妹活着。”

安若晨一愣，这下是真的相当有耐心了：“他如何知道？”

“他没说。他想找到姑娘四妹。”

“他与大人说这事还真是奇怪啊。”

姚昆稍僵了僵，这安若晨也太敏锐了些。他道：“我斥责他逼婚之事，他就提起了。我是想着，他既然知道姑娘四妹的消息，也许再查探查探，就能知道他的消息来源。若这事与细作有关，唐轩也与细作有关，而唐轩住在福安县，死在福安县，钱裴也在福安县，那么唐轩的事，钱裴是否又知道呢？”

安若晨坐直了，怎么办，她真的觉得有什么事在太守大人身上发生了。

“钱裴对姑娘、对我，甚至对自己的儿子都是提防的，但他对姑娘父亲却无防心。”

是啊。安若晨认同这个，她父亲又坏又蠢，钱裴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。她昨晚就想好了，要利用这次这案子将她想办的事情处置了。段氏被谁利用，这个有点太明显，而安之甫入狱也给了她打交道的机会。可是难道太守大人也有这意思，要从安家下手？